



江戸繁昌記

二篇

76
3813
2



門 6
號 3813
卷 2



江戸繁昌記

静軒居士著

之太平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江戸繁昌開
有以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天盡才為地出傑
乃民之聰明稱儒人而為國之師表民之矜式者
斗宵繁為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校異
正偽事記之言纂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盛乎居士
誕生幸遭文運盛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為文但恨
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為文朱
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而亦稱儒猶售此偷生者
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憲之暇記繁昌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昭 34.10.23 購入
藏 書

記數本一嚙頰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一友人
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咸言是豈儒
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浪人固非儒者也非
師表者非矜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子為牛亦
可矣為馬亦可矣可也為犬為其數々且經史百家
世有聰明非子之分也弟其續之後之覽者因既府
來之繁曷見開闢來之太平讀開闢來文知開闢來
人不亦可乎居士哂曰諾記此為二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々喇々啞々啞々

喇々啞々喇啞喇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
疾開伴頭伴頭失寐乎伴頭已死乎伴屎伴衆雜
嘈々未蕪一人揖一人曰大家爺早起今日好天氣
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歸偶失君等
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
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
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之
亦欠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不好
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都俗呼盲為者謂大人現今家財並一生
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為非謂吝嗇真

明大人君亦將_レ壯_レ早々_レ為_レ地_レ一人顧_レ左右則驚曰關
矣二人相與_レ駭_レ而衝_レ入_レ魚鱗雜_レ襲_レ浴客接_レ武_レ睡氣未
除_レ欠_レ且_レ撫_レ睡_レ者頂安_レ手中挾_レ抱_レ浴衣者裂_レ口吻使揚
技者寢衣而不束帶者鼻薰_レ燭_レ烟者蓋_レ有事_レ敬_レ夜_レ也
懷中僅餘
湯錢頭額若重者猶帶_レ宿_レ醒_レ也喉中未下
一粒米翕_レ肩_レ上_レ下_レ臂_レ若
爪_レ瘡_レ癢也摸_レ索_レ懷_レ抱_レ者捫_レ蟲_レ兒也攜_レ兒_レ往_レ扶_レ食_レ至_レ混
浴_レ雜_レ澡_レ頭_レ搶_レ陰_レ囊_レ尻_レ上_レ眉_レ額_レ脊_レ與_レ背_レ軋_レ脚_レ與_レ脚_レ交_レ冷
物相_レ報_レ浴堂內通
語請_レ怒_レ互_レ稱_レ田_レ舍_レ人_レ通語彼_レ唱_レ南_レ無_レ阿_レ彌_レ此
念_レ妙_レ法_レ蓮_レ華_レ南_レ無_レ阿_レ南_レ無_レ妙_レ伴_レ頭_レ甚_レ恐_レ人_レ成_レ佛_レ於_レ此
室內有_レ聲_レ高_レ唱_レ曰_レ候_レ君_レ候_レ君_レ在_レ蚊_レ帳_レ外_レ丁_レ鐘_レ報_レ曉_レ矣_レ

心豈_レ悔_レ清_レ聲_レ更_レ高_レ曰_レ竹_レ分_レ碎_レ雪_レ雀_レ兮_レ片_レ飢_レ曉_レ寒_レ侵_レ骨_レ
如_レ奈_レ遣_レ婦_レ曉_レ湯_レ易_レ沸_レ訴_レ熱_レ兒_レ啼_レ便_レ鳴_レ板_レ壁_レ呼_レ水_レ送_レ浮_レ
好_レ熱_レ者_レ憤_レ焉_レ出_レ曰_レ叱_レ敗_レ矣_レ好_レ湯_レ頭_レ成_レ曝_レ潦_レ
泥_レ雜_レ崇_レ朝_レ飄_レ風_レ漸_レ止_レ暫_レ時_レ客_レ罕_レ伴_レ頭_レ始_レ就_レ朝_レ食_レ既_レ而
女_レ湯_レ亦_レ羨_レ展_レ音_レ珞_レ々_レ金_レ振_レ玉_レ碎_レ橫_レ坊_レ聲_レ妓_レ在_レ褰_レ紫_レ裳_レ
新_レ道_レ外_レ妾_レ斜_レ垂_レ碧_レ帶_レ紅_レ妙_レ粉_レ妹_レ連_レ屢_レ婢_レ並_レ就_レ伴_レ公_レ買_レ
糠_レ袋_レ笑_レ語_レ喧_レ閤_レ湯_レ中_レ湧_レ一_レ派_レ波_レ一_レ浴_レ而_レ出_レ皆_レ在_レ外_レ板_レ
上_レ澡_レ焉_レ雞_レ卵_レ脫_レ皮_レ皓_レ顏_レ拭_レ紅_レ也_レ白_レ蓮_レ濯_レ連_レ玉_レ臂_レ剔_レ粉_レ
也_レ可_レ惜_レ瑠_レ璃_レ露_レ江_レ戶_レ水_レ並區一_レ洗_レ滴_レ餘_レ香_レ想_レ潑_レ水_レ漲_レ臍_レ
真_レ是_レ一_レ面_レ溫_レ泉_レ宮_レ聞_レ往_レ時_レ男_レ女_レ同_レ浴_レ混_レ雜_レ無_レ別_レ父_レ

賢執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今人浴別湯者浴公之
餘澤也且短製犢鼻稱越中者古來有之然世誤為
出於公之意要亦歸於德耳儉哉德也然而無知
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絹帛結紫紆紅雖陰囊一
身之命脉陽莖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恐
囊裂莖折姊仰妹髻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清耳
少顛頭曰彼手成僻髻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
傾着耳朶曰亦例聞源太誠歌何無一唱河東
一中各曲隔壁有聲詞曰可悅奈初見翠被伴君宜遲
々從他明朝弄一味野情促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宛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
返魂香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
大賡歌曰松固不落綠為薪櫻與梅誅燒始知衛士
火庭燎今夜與君來甲怒乙曰用湯姑徐徐我頭非
誕生仙洗然一怒聲頭邊密秋音寂矣適開湯中自
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
摩垢一人擁大桶令饜奴巾背一人挾西兒慰撫剃
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兄則已剃在側板面布巾舒
卷自娛就水舟嗽因脫窺板隙蓋更代藩士湯堂當在目前
踞隅前盤洗濯犢鼻可知曠夫男而女樣用糠精滌

面恐剥皮
鉄面何憂

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玄龜縮頭醉客噓氣熱柿送香漁商帶臙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撲
振衣不欲受汶々也赤裸在側惡能浼乎浮石摩踵
兩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蟲光頭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絕叫曰快矣相視大
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嗒焉坐牀南郭隱几模樣可想
實頭盧屨被來客撫樓上又有一南郭賣茶菓茶漿
不出山本山茶上或剪麥湯饅頭羊羹糝品糠種陳

紅糸綠雖非精製比扭金阿市並兼
子名之前日亦有餘甘

万能無二並青
藥名相撲膏藥連楊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決不許晝寢李中
之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鬪蒸子聲丁々喧嘩爭道傍觀贏ハ
着當局喫

一迷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者把畢丸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卧手翻春畫本青蛇
吐舌看到妙處或不能起青蛇
吐舌裸

々團索及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緣算數一裸更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看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者五行之一亂

用之而可乎人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叩一知不人物如此推知其不惜金其不戒火將說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叟曰僕
 未審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叟曰俳歌是
 也狂歌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日本人寐語耳都俗謂難解者曰唐人寐語世有不可
 解者為之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冗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樣未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孰為能書指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姓名

拙筆卷宗此語

為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千挺潤
 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叟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叟自進膝不省火頭覆烟墜
 膝頭叟惶遽眾失笑
 際晚混雜復沸吊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偷兒中央
 又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蚤之眼碎
 璽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異音同節
 殊時揚鬨聲挾以邪許聲水濺桶飛山壑將頽方此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臟衣帶狼藉莫脚容投蓋知
 蟲與蟲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惡婆喋々護大

娘與小婦聒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弁伍間長短訕
吾新婦訴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析報甲夜費奴早
向槽底脫納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忝一日而浴三錢費糠好熟者喜温
者療寒者貪淨者千磨百剔除汚放光而孰能洗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滌之六根
清淨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狹蓋無常格亦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戶各一當兩戶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台可下盥此而收錢誠事者謂
之伴頭並戶闊牖々下作數衣閣牖側構數衣架單
席數筵畏筵施闌自闌至室中霑之間畫作板地為
深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竈
費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近穴有井轆轤上水室前面
塗以丹雘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從空所俯入此謂
柘榴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
別蓄淨湯謂之陸湯費奴秉杓謂此所曰呼出以奴
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費助今皆借呼伴頭
者凡借呼秉杓者曰上番執費者曰費番間日更代又蓄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仕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
焉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
其脊乃觀其至伴公析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
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固也男
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兩烈風收肆無
期老人家無子弟扶浴謝為病人惡疾並不許入且
禁赤裸入戶附手巾罩頰者日月行事白

開近來妓館亦貯清湯窰以香木釐以珠玉佳麗香
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用潔洗其不潔但
諷云報言挿紙墜聞妓常挿紙中拾去戴來還挿來此手不潔

洗直撮佳散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
之樂抱真骸耳此手豈不真上加真乎然人之惑溺
亡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冶郎戒哉多有手段
異於彼二三子與接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
得大葬弗得令小子啓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瀆之而香
棟玉甃與彼競美々味香溫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
素封恣飲食之震然或聞士而嗜珍味也大夫而好
佳溫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溫顧可羞哉猶且舉辱謬
人曰某亭嘗異某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矣哀夫如居

士則宜嘗矣而弗得為宜試矣而弗得為奈無錢何
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慚
哀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為彼可哀之人所哀吾
可哀也杏棟王龔繁昌都內所為勢固可然更有一
浴湯又湧大都會開熱景溫泉是爾千壺万壺幾千
里濤寫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
里之藥泉亦霑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嘗言
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約千金
亦復為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沒世得乎盪窳賢寒
燕室取溫思是終身得者

手中最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一百餘錢蓋常物也
長二尺有五分治遊子弟或用三尺妓館烹家並供
其家中頃者予見人袖好漆手帕訛之曰值若一銀
且其人言精緻良漆雖居士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
釋此拳之手中物無物輕軟之妙不可言從知
之於心耳居士笑曰手巾用此拒彼其手何如手則
可畏巾則可惜

居士前年住谷中三浦坂下家在藪澤間地極幽僻
劇街嘗有句絲竹聲和猿鶴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
然衙門外每且見一孝男扶負老父往湍堂感德藏

懷後李璣知章等至談父之得詳孝子通稱翁言其
父老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潔摩
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怠予不覺感泣乃贊曰
泥裏君子糞中水仙二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子貽
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為
序緣一客轉遺春山詩云日邊桃碧粟間杏都春
風鬪瘦芳窮谷誰思秋冷處五蘭并蕙故幽香文齋
云竭九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窮
經客可比孔門負米人當時居上心胡庶幾異時
官賜褒之日或為之證而予無錢移家中不與茶子

接一言而去所積三年十今々不復知孝子孝益進
乎老父尚無恙乎官姓孝乎神福之乎否今日轉
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贅記焉

散樂 俗調
七律

浮世旅况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程期箇這蜀中人民
盡生者

廬生曰我在人間未嘗奉佛安閑送日實多聞
有高僧現住某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步

來 口中言急
脚則極緩

回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復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

泊今日暮早已到着邯鄲

盧生是說曰所聞邯鄲枕此是歟

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疑使者出曰請起受勅生驚曰不知何故

楚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阼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輿

玉輿煥爨原不乘慣喜意貞如向天津渡雲棧何省

片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

映射交光丹墀上唯繡一風香人灑々物煌々雖遊

彼寂光土安如此樂且康至性居士張因生睡耳現唯聞洋々音
久乏氣滿則亦應見盧生作夢覺狀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歛樂已矣三千宮女

絃歌之声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

邯鄲客舍中王位榮華千歲之壽皆是黃梁一炊空

南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羨蒙塵

傳曰神某尊為俳優記果載皇極帝四年中臣

繼連教俳優某解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

曰散更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俗說田申首字
申即猿盛行於

北條氏時至足利氏鹿園慈昭二公皆好猿樂伶

工親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盛田樂遂衰寬正中

觀世氏舞猿樂于紂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權輿爾來
續行不絕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三綱五常外觝而
觝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餘事繁華一具天
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戲百曲
限以旬日鼙鼓龍笛以鳴太平予來觀值第十一
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蛛三曰雲雀山四曰鉄輪五
曰觝觝不觝士不士商不商儒不儒世皆然矣而予
古一日覽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
復甚上今人眼觀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上今
人眼

天保二年秋猿若勒三郎繼世踐坐照例作古演戲
陳古什具予不往戲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
觀古之觀欲試一觀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觀
焉戲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
而呈伎則鼓声笛音皆澁且低更雜以三弦似而非
者終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
數色錦綺爛燦裝匣先揮居士遠在聾樂棚不能細
審其為何物纔認官所賜金麾而已今團十郎白
年纔可十歲許一拜一白詳演說故事然稠人中無
少屈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嘆

而歸寬永元年中村氏戲場開基續行者二百餘年
其家相繼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二氣蒸々生々之理、萬古不竭、千彙萬品、方死方生、
入機出機、為人為馬、一閭伍中、左次平翁、四國為
猿狙、老聃指此謂之、衆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焉、救伽
由是而出焉、柳原夜唱、出自是吉原、名妓出自是大
福餅師出焉、煨薯蕷、出焉一莖百金、萬年青世人業
四錢一束、小松菘、並由此出、而為千々萬々色、則不
知今生封侯前生何所、馬骨安知今日、靜軒居士後

來不何邦而為太平豐富、皇帝然馬骨之與、封侯有
辨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惡書生彊為善、而
已出于爾者、及于爾、勿道魂魄歸天地而已、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焉、東隣喪親、西舍舉子、呱呱哭々
南北互和、小塚原火人、場常不絕、烟回向院、投葬壙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昌、戶
數歲增、則可知生息倍死、穩婆繁昌、可從知也、士大夫
夫葬儀、國有例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簾、旗凶、伍家、匍匐、帶客、便往、踰日而葬、
殯祖無就、遠之、漸棺、擲從、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總麻

大功之親，儀服帶孝，剪紙束髻，豈括髮遺法乎？編笠
在首，豈免經遺樣乎？燈籠、幡、畫蓋、照幽路之意也。知
生者知死者畢，會于葬，其日幹人先走寺，張懸紙于
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乞兒羣迎，僧往殿
而強飯數桶，連土瓶茶碗，車載輸來，幹人此為期上
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或
或在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柩往，奠之上
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挾楹而坐，楹
內兩邊傭僧羅列，鳴鐘誦經，和尚警咳，徐々出來，從
容向柩，舉拂而謂曰：夫惟本是何所馬骨，今逝後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猿狙耶將，浮江河為蛇鱸耶鱸乎？
我能敬若和尚元，不嫌糴，拂一拂曰：去來何所，在猥
薯一竈，烟囪賓主，以次拈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
贊額而拜，獻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
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墻間肉以養一
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已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
閱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駁走執事，便目所注
手，所觸強飯茶碗，連土瓶，抱之，遂逃於混雜中，然道
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
義之祿墻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墻肉之淫不

十四
如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鯁則無禮而可狺則無義而可乃至於不知仁義
而謂儒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術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鯁而收和
尚之口乎山鯁煨薯悅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願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乎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六投於投壙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淨土者蓋少矣
居士夫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德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墻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歲者秀佳路考二優同時駢死世天哭地兒女為
毀念言如可贖百其身及葬四方來觀棺槨之美衣
衾之麗弔者大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齋藤氏陶象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貧弟子貧朋友
之手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氣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天白日毫無虛設豈有古
豪傑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有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卒惜矣哉橋園先生祭文略曰君之在世

知雄守雌毀譽不苟言孫行危恂々翼翼碎匏居芝
誨人不倦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權勢弗視獨所樂者
吟哦壺卮醺必佳句頽脫疑々盡情極致可以解頤
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緝成編
亡羊問誰予每遇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
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泗上之
葬蓋六依有力之子貢不然也何諸子揖去且梁山
將崩曰賜爾來何遲此亦證居七拍手曰心喪亦
子貢之斷其主喪也必矣且肥馬之子爲志此亦有
力因思使子路在必慍然非典敬緼袍力之可能也

則想應與原憲皆遠巡有愧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
矣夫聖人猶依有力之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
欲不入官儒門而下祿難矣哉

夫子曰與其易車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遂使天下後世盡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
至衾美耀人不亦乖乎得爲而爲可也何也人之資
不得之爲不愚則狂聞近者都人爲其所愛優蟲
相競數百一連結社醵錢捐此助其聲勢俗謂社曰
連何連誰連各建其第乃至貪不能一時辨金者壁
間懸筒每日課賦若干錢抑何功德與神祭佛塔課

造管錢甚相類為因聞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舖綃
帛場言今日為優某買多錢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
愚輩將婦天已黑矣驟見數夥羣米不通名字拋提
燈數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
奇哉事也嗚呼此土而有此愚此愚而為此奇此愚
之多此事之奇此都繁昌可以知焉

神明

神明亦南郭一寮昌社也一坐戲場數棚觀物揚弓
肆治郎院連演史落語所縱橫圍社一夥士人一夥
僧侶林箭兩幾此手爭巧藝彼有的以祈爾為蓋以

酒賭也其客右手不如娣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挽起
紅袖觀音一臂娣娥代夫拈弓摘箭看拈了鼻以簇
香頰又添着一捻醫痕來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
流星落地絲々林々鏑去羽沓百發百中舍矢如破
早已安排一象酒散來勝飲不勝射法古例娣舉解
付客且謂曰謝縱觀唐人都俗呼吳邦人全主等蔭幸々今
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揖讓謂士曰
曰如天竺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
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千數百里而有島焉東西
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員繞比我鯖地眼雖大猶小

以其形似虬龍，浮流故謂之琉球。或曰瑤求，又曰流求。記錄所載尚有數字，後更琉球問關之主稱天孫，或言我天孫其尊之子也。娣容嘴曰：如然，唐人亦吾親族，胡不剪髮剃髻？顧謂僧曰：主頂如分，他頭髮半彼此穩當，且使主披半掛，想風度何如哉？僧曰：你朝七引滿一酌，復說曰：我保元之亂，源為朝入海至彼，大威服其國民，娶按司某妹，生舜天者，娣曰：主長大有力，可謂今為朝，獨奈射拙。士曰：叱，寤焉。舜天長為按司，適其國亂，而舜天雄偉，有略平定四方，遂立為王。後又大亂，國系為三，舜足有年，復合為一，娣拈

且揉喜曰：今日之沾不三則一，僧笑曰：此則異彼百，發百中，雖娘可得焉乎？小斲抽矢，威筒持筒，審固覷得親切，一氣吹送，識的有響，鯨鐘墜鬼，怪雲走雷，金時面前，魅童送茶，賴光頭上蜘蛛撒絲，戲具白色，應響轉機，奇々怪々，現異呈變，甚有古色，蓋前人所悅，此所以外，今不復多觀焉。昔者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周末之亂，貫革復尚，孔子嘆之曰：射不主皮，於戲方今太平之久，士人肄貫革，餘暇得遊這戲射場內，豈不昌平之沃乎？

一席高宴酒酣人顛三線鼓笛並手在列婆娑長袖
煽拂紅燭翩跹輕裾捲起香塵左麾右盼東走西旋
高笛急響絲扇飄空羽絃徐按細腰倒地十六天魔
歌舞菩薩廻翔態舞蹈獻越禽戲蝶驚一人拊掌
一人鼓金二人戰指在傍絕叫

夜已闌矣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燼微音悵哀
歌曰燭火愈熾點愈昏始覺烟波滄月痕自哀鴉舟
火已暗胸中暗夜迷乾坤離別誰知冬小恨一夜江
頭欲斷魂歌畢酌仰盃流送愁腸挽淚謂郎曰一
且盟寒不得嗣為兄弟如之何哉僕將遠歸鯉書雁

信莫惜數字假令舊府有倒破子之女弓矢八幡邪俗
不易弟色明年八時儲復果來裝布帛平齋楮墨乎
烟草也茶也國產色々從弟所欲聲濁舌頰郎甚不
欲聽肚裏冷笑謂朝不待夕那用來年且除黃金外
又何欲之乃口應之而耳則屬鄰隔壁有人欬歎泣
訴曰弟原生上國幼父母見眷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賴欲博為生無幾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歲他人
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嬌之歌舞朝晚遇督
責不欲之紅袖每夕侍床蓐觀閱既多受侮不少十
三轉賣遠至此都世態未解人情未嘗嬌養不慣待

客失愛，主家赫怒，刀針見血，倒懸深上，被焚尻頭。喜茲
在茲 苦加如何哉，真地獄呵，責客多聞，王罕見地獄。
夕數客真見匪牛頭，莫逢匪馬頭。馬頭苦痛，孰與 肺肝灑淚，
眉額上笑，意思如何哉。幾度環帶欲死，未能靜言思。
之悟，六前因，所有青春易老，桃李將謝，問花之客足
跡漸少，何緣何幸，今者偶受君數夕，恩弟百年，又誰
之依，大慈心非君濟度焉，得出離此穢土，願早果
約，籠鳥一旦翔空，山中三間，栖雲眠石，弟能甘心將
欲着在君傍，拈香取汲，一修双親，追福一營，身後樂
地，木魚樂聽，蔬筍何厭，同利偕老，庶幾了箇浮世密

語斷續，一言低，一言時，凄風颯至，珠簾捲，兩增上寺，
鐘，一声撞客枕邊來。

有一郎少，帶英雄氣，上厠摸尻，覺肉甚減。無 切嘆曰：
昔在玄德，見髀肉生，不覺流淚，吾則與此異矣。亦丈
夫也，然學女樣，豈期操戈手，却照鏡，鸞紅袖包羞粉。
黛術媚子南夫也，我甚愧世間有氣女娘，以剛居柔。
夫子凶也，喪其資斧，醫困株木。醫無 古人不言乎，寧為
雞口，無為牛後。廿歲以上，互為牛後 可嘆也哉，彼梅兒者，亦上國貴
公子，遇家傾覆，身落賊手，拉來江戶，將貨之，然不肯
平遇杖殺，世迄今悲之，然徒悲其死耳，兒如不死，將

亦為我今日汗辱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人，蕪張爾，享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尻學問，換餌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侯聘
儒乎。儒聘諸侯也，前夕偶閱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落，便與星拱之旋，統注光而極之揭，雖未上，不知五
百石之牌墜，何人之手想其眼張胸悸，何如哉。古人
泣，脾肥令人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曷其奈何。然也女不爽，上戒其行，我尻方彼
志未可必為賤劣也。履聲在外，郎急自內咳。

篔頭舖

史進青龍九紋翻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絲画爛熳各作記識，以為招牌。戶內一邊具沐盤水
甕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來客。舖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劇舖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匣，二人夾匣而
立焉。其人多蓬髮刺髻，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醫者不養生，一同軌轍。初下篔
必自左鬢先畧櫛乳髮，而始行剃刀。有從頂者，有從
腮者，客聽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密篔極力剔垢
索以絞上餘泥，更爪髮根數撮，取瘡客，快遂向頂

上澁水少許，捏巾拒之。客又呼快，乃令客更自澡髮，間爽涼，清剃生光。初櫛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虛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密篋復篋，又用疏篋總會衆髮，括以假綸，又膏又櫛，終用掠頭，緊括作髻，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子麻結，曰九麻結，曰知餘，侷麻結曰本田，曰他，幾年曰比加，越曰苦追，志二十八錢，從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錢而已，無如混堂收五節錢外，菖蒲、忍冬、桃湯等別為貪錢工風者，獨年頭判客皆投賀錢，謂之初剃，自雖貧者投一二緡。

居士頭在至豪客擲數銀，劇鋪銀錢積等，親方之身從好件々，麻結並係庶人頭髮，至士大夫咸多髮，大束世目之曰糞船，束藁乃有黥首，而多髮者人戲呼為春画世子，大束則家有其人，非此鋪所與也。聞該鋪今在額內者九百六十四戶，中分社四十八，額外者無慮餘二千，則通內外其數凡三千戶，鋪以業繁，殿最為差，其值率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每鋪別遣一二人，追戶售業，謂之循篋，乃與儒者往教異經，而同音同音，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密篋，剔垢生光，能新入頭髮，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教。

人誠明率性條其舊汚者也詰且閑戶例至戌夜十
 鬢万髮頭々爭次親方腰折剃出腕脫已牌前後履
 跡殊繁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背人讀錦字
 者鐸盤照艷鏡者磨齒者食烟者圍碁者讀書者俗三
開記七頭八髮以次俟而劇談紛出猥雜亦極洽郎談
 情細馬娼院之夕者叟舞口大誇戲場之古側近老
 婆之美醜品題無遺烏遠方賣藥之功能不啻而可
 辨猛論相撲勝負優評演戲巧拙某所孿生乳兒某
 家情死男女飛語相報異事上變速於置郵之命談
 入理則及儒及佛及神道與心學不二講神道別法似而非者可謂

一場談叢矣

頑然一叟華髮眉髯赤頭放先所謂闇夜無燭可行
 者五十年前之通人自身番內之學上博識自許口
 給禦人客叩叟曰叟常時所說如祭時趨街糊象
 乎大夏晚中洲納涼繁昌秀鶴天公北處外伎絕藝想
 然矣但至極繁華之今日儒隨威仗隨威者蓋前日
 所無叟以為如何叟未覽儒人編號乎儼然大先生
 無慮數百門塾之大生徒之繁藏書之富肩服之美
 善盡矣美盡矣叟未讀先生某等所著中庸何本大
 學何本乎文集未觀乎詩篇未看乎考證別垢把穿

鑿磨^光升庵西河讓步却退歐北竹垞^{脚指}恍惚
文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泝秦跨漢直一吞八大家
含吐^吐李^咳唾^化為珠璣獨恨腸之錦繡不能鬻市
取利詞之金^人不得貸人占息言未既^叟仰壁大笑
局々然者久之^拋錘^撫腮^把那赤頭掉一掉曰否々
何給今乃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所謂}
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
歲夫儒也者何脩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妙
謂之明德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說話

要歸於欲教人為入而已便以斯文能濡其身者謂
之儒異哉今稱儒者口掉虛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窮年徒極鑿說}
愚人予以道為感而子以人為感人豈得謂感乎哉
但其人多矣富矣^善讀字矣善講書矣^蓋此而
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德新民章句異同之論
不足讀也^{大言}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德與致吾
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亦明之正心誠
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自位使萬
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慎獨孰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籍兒之躬，何異乎士大夫之家，設使此兒明其德，致其和，果知其體中天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為今儒人，一有能，使明之而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繫到此地，不去，理會之，其所貨殖而辟為貨財殖焉之，其所好色而辟為六色辟於名聞庶幾永以終警辟於穿鑿無微不信辟於飲食食而不知其味辟於詩文以理察察以不別只言有財此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予嘗謂明德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能得也，庶幾教彼輩，纔省察自欺，慎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是矣。大言夫天合地，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天。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慎，天也。矜色張臂，大言鼓舌，隱所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肺腑，天神臨之，在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焉乎？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忽聞駒駘聲，坤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刺刀來請曰：「每々煩擾，願刪一刪。」親方睨曰：「乳娘，吾嘗見得矣，昨日昏黑，在橫坊，脩離立密語，不知談何等事，其人誰也？婆微笑不應而去。」
叟攬清泗曰：「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徒誇談博曰：『某說若，是曰某，鮮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骨董店上排百貨品物，菜蔬肆頭陳，百果蔬闕如存，疑聖』」

人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百服女悅曰好貨百服千金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病何害於事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鳥賦斯民賜爵斯商
與商謀之而商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妄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為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日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真質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開卷

說中思無邪而德明矣可憇而憇時中也子夏所謂
禮後乎子貢所謂切磋琢磨是占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間陰陽之謂道可潛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爾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甲者泥象數見高者陷神
理漉魚用察象數可取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雖二
而一陷則泥々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此臣懼賊子
懲春秋越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于前聖遺文蓋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禮老莊諸子或其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韓非則誤人害事孰言

人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古今興廢勵
精神下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今人讀之弊皆
不過細憶其事以與人談之示自己彊志此而專之
非學問之道也况乎輒近穿鑿之書為永書一冊驅
睡之具耳獲此珍之先生或惡睡乎蓋不欲夢見周
公也師已忘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一
徑走後人鑿書繩頭雖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
睡矣其僅知讀字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豪
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重過分斯子多是
村兒不重正之則上豪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初識大哉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
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
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不善之變自以
為是擲匕幹藥研使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誦痛
夫揮扇子謳高曲名浪古本色售儒敗俗不知售謳
之善棄邦之本之農不作田而作詩賣牛買刀脫鞋
贖袴頑然一書生未及先生似士不士為尚非商醫風漂
々農氣如生多是類寺院士輩此真金同士輩
士流者數勝其心以為天
下莫貴儒焉偃蹇現世倨傲陵人蔑視王侯非毀神
佛甚至議國家事退而省其私冶遊放肆蟲鼠族

狂一斗倒壺非讀漢書鴻門之會劍舞驚隣其及寤
乏典聖經無忌憚就人借金假而不反曰四海兄弟
督債何急請俟得志他日大報入官儒門身得志
樣不過數百石窮迫已極
遇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惡四方書生道義
之尊變為蠹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哀也哉受言
畢大息貴生博來人急
蘇世不修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闕命古人何相曰見道者亦罕
矣奢以予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先數人而已但
聞藤樹學依土氏見何卑也學堯舜須依孔子學孔
子須依了恩惜矣哉大言其他如徠翁徒學則富矣博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孱落故縱輕薄之
徒駢書嗣出儒人墜地弟子病不
能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輒錯
呼為儒儒風之惡類靡爰極天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毫無氣力天下無金
剛力識卑則外在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云者身無檢束事多脫畧飲酒罵人忘世愛
林要亦非真高也彼宜封要錢太守此當任完體將
軍假面弔袋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大言噫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士亦然教者弱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放先替素
大日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平生諸惡奈恒沙之多持戒不_生茶_茶燕心一番或盡三日之食一粒米如須彌律家之腹亦大矣哉嗟夫三界萬靈一切衆生將欲濟之度之以教到于那_那身光土是_是教尊大慈悲心苦行捨身博施濟_濟衆_{亮年}子孫何物殺身成_{仁孔子}今僧孰能此心為_心飽食暖衣遊于居世弗復如彼_彼既_既鑽二渡舟子苦辛操掉日濟千百人若有功德之在紫衣珠拂美則美兵記_記論_論因_因項_項僧則僧也半畝開田與俗訟百八煩惱與_與魔_魔競_競大不立文字者達_達別傳諸宗僧侶今_今六_六奉_奉教外之教一尺之書或不能讀_讀繞以_以臆_臆誦_誦先師口授_{口授}經文_{經文}塞_塞為_為僧之

責_{小僧鳴不_不意而_{意而}攻之可也}論語之論字亦不識曰儒者我道之一教何讀其書未嘗省躬在於君臣之懿刑政之美儒道感世中而浴於德之可仰焉不養妻食肉者終其道之制非_非仏之妙所也守之為僧_僧亦易_易也哉熊次氏有言曰皇國可稱神書者三種神器是而已三種者即知仁勇乃_乃教_教之莫_莫如中庸者善哉言乎神之為神豈異神乎_乎秋氏見之謂之_之仏神家見之謂之神儒者見之而謂_謂聖謂神佛亦在天地間神亦在天地間而弗得出於一陰一陽闔闔呼吸外使是一切衆生具_具仏性而天下生靈備_備神理神豈遠乎_乎仏豈

遠乎誠之不至德之不明卒終於遠也已儒人狄氏
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
爾々考證穿鑿窮力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
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古今詩人相
似近日詩風萎蕩纖弱輕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
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早矣豈未與詩便與俳歌者
流亦不甚異焉世有俳人者以國字屬聯句瑣々小
伎以為獲玄珠自滿自賢所謂天狗井蛙未窺海若之家
其心以為治天下具之想宜哉其滿本係無才無識
不能讀字輩妄意援筆雌黃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箇不可解人惡能為可解辭
如以不可解為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俳句者
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誠痔得車事愈
下得愈多宗匠門戶比學士高數等予每為貧書生
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為芭蕉建祠疏之于官
官令曰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
其盛行于世也士亦為之大夫亦為之而或問有疾
而亦學焉豈不哀哉此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
如得啜點○亦為得鬼首之思要被他愚弄耳然猶
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人多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解物客曰茶始何時叟能識
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落語標紙至
揖親方直向壁問絀看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茶扇
橋等彼亦明大人真落語家渠魁衆古聒雜翁色甚
不悅數檢食烟且候舌定

風波稍定翁惶忙說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令
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為始爾後中
絕至建久中款采西自宋歸齋茶來種之于筑州振
脊山嗣種于梅尾種于宇治應安中 藤原相國嘗
茶世於是乎咸尚之而 東山相公令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 豐臣氏千宗易更修飾之爾時賢將
英帥亦咸為之然丈室屏人限客以數蓋亦託以為
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樂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
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徃々身死絕後爾來
世好之者比溺為善乎村瀨氏言膏梁之子藉以掩
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贖一甌互相銜誇其於品水
揀芽則茂如也古人聞以茶今人以器真然矣今且
以今所觀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
若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叟臨汝快濡髯

曰談熟矣請從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呼吏為馬妙々罵人之報昭々立至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曾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歲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靜軒信士彼何
如人書是甚書叟西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
猶謂處上非公家居士也彼則編雜紙尾所謂此外
相撲多有之之人那足掛牙且彼所撰事極猥雜文
極輕薄是裨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鄉黨自好者不為
何況儒人何況君子非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說子
史之言以無用之文災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

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雜為醜弗知輕薄可耻方
彼荷禪儒者更卑一等文人悶彼某藩浪士不能筋力
之勞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售似儒之業似而非儒
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况乎考證穿鑿要亦不
可解人嗚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
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
人可解也猛看一小廝走來呼叟曰家翁刺未乎畫
膳將乾速歸叟顧曰歸去來兮書膳將乾起向親方
曰一餐來勿退次親方隨目之曰叟嘗為不可解談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來截界總武直走于海富士披雪于坤筑波挿玉千良千里隔空雪玉遙々相照是此間大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觀月納涼固也宜于雪則平疇疎林宜于霜則渚葦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之時風帆往來漁舟出沒宜于斜陽于曉靄綾瀨幽邃有宜聽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晚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墨可得而狀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顧望則只覺來路之遠萬師從日且暮便上舟沒水靄莫辨人動悲意會見水鳥浴流鶯啞並紅門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真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則單上野架飛鳥山名如御殿山造置諸下流花時雜造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白小已孕新梅莊梅掃迹春風暢和薰暖因人數里長堤櫻花彌望淡々濃々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岳千斤雪落來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蹟師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菜于東海人間復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析爰以啟行行粧一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挿一枝花豈為七百年前預寫此間風光乎兒女欣喜戲嬉忘飢絲々乎

落花齊飛，蹀々與蝴蝶共一樣。又見宮女，結伴翠袖，披霞宮鬢，簇雲靚粧，腰服競冶，開妍各自竊比於我。
中老尾上某以女官見院本鏡山觀花間，肚裏暗祈，撞着三外樣，男兒優人團十郎号三外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々以踏扶醉於
声妓之肩，楚声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乳兮乳髮
乳如麻，古色儒人腰佩，馱酒冠者之背，行厨任重童
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樣僧流身穿雨衣晴天雨衣台家通名袈
裝褚齋，窈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徒黏野合娘，從金
夫之遊田舍，爺孃為馬喰坊人導，一日遨遊，蓋迤百
年性命子母錢商，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

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黃塵眯人，眯花鞭揚珊瑚，
馬噴珠玉，馬乘袴跨人燕尾披，馱空則何藩殺風士
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
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觀花於鞍馬間，使花没乎黃
塵裏，甚哉無情也，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惡詩
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
鬻絃歌，隨遣隨來，如掃落葉，圍花繞花，茶竈歲增鹽
櫻花湯，妙餅餘醒，新製櫻餅，壓倒衆團粉，古風味古
人亦言團子貴於花，况肉乎，况酒乎，飢與無錢花亦
懶觀，是屠沽所以日益繁昌，條鯉玉鱸，一日傾万盃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器觀花料錢百萬擲於此為居士嘗謂使花有知一客數錢必撒之稅青年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不筭橋場渡錢二文花時增五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遊骨顫促篙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爭先莫人弗動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昌地何如動悲意來何覺來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絕云玲瓏世界玉乾坤千斤銀葩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罇阿漕道人有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晝行多

伴攪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花始奇梅庵主人水神森後在木母寺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藉草坐黃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遙連古寺門烟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模糊春色難描就欲喚扁舟游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所錄數詩雖佳作乎亦為足妙寫其勝云世間言之蓋亦惡詩自花言之蓋亦殺景雖蓋然乎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如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寫不足粧景而粧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木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其年三月十五日
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淚雨仙隴
道人有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
鶯尚似傷當日數轉聲寒淚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
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

瀕江多別業曰何隱居曰何園莊鄰園多署沽曰何
亭曰何樓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醪以名亭羹以名
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園祠由其角排發名題長命寺
門始開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占名楓葉之秋鯉也水
晶魚也此江之名物白鬚叢祠牛頭天殿並此間

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來立
石記德和漢一同世以為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
々石塔殊多可供一康石生而無疵斧斤琢之沙石
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大真勸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
顧不亦似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欲穿鑿自毀不復似
古之學者琢磨以德而養其天爵居士欲二大石
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於東海淵
底無錢未就可嘆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樓此園
是亦繁昌餘波漸此濱耳

街與附指牙船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者街頭肩獎是也此維奔羣集中巧避妙讓肩以撥群真上虛邑繼矢追奔奔逸絕塵衆皆仰尻瞠焉不知都人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橋奔走如烟南坊北街纏綿如織十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僧而不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買尻僧橋夫貴駿足也後夫凶也以百步笑五十以軼前獎為雄走而禪解則身走手結雖慣猶妙或蹶滅趾躡血雄走不遑拾爪其家計程定值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值同尻異閱今以

駿鳴者曰赤岩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云城門店戶開閉有限毫厘之差或致十里之謬乃兩肩四脚外更加一肩更增四脚數里一瞬刻期往返此則與彼大儒肩獎徐而此者異焉客以快為妙且有轎夫擇繁維康莊呼叫鬻之木無定值如遇野夫值低約駿走數石步脚力漸軟有通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官欲疾請益些值客曰唯蓋之益脚便健矣夫數十步復緩又請曰諾蓋之更數步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弄之曰官富貴何論些錢走問走字言得君子周窮不繼富惠之客怒曰自此下步夫不敢許假怒激爭住獎不動莫在

惟^{中心}停容不知所為竟聽為脚即健極健詩所謂其虛其
邪既^承以且者轎夫有烏記曰元祿年間官始許
民輿行然其數僅百自非老疾病客不許妄載爾後
漸感有命停之夫輩暴失產途多乞兒官愍遂
復前律事在享保九年天保之今於斯為盛此亦繁
昌之一肩何物與之肩隨猪牙船是也

無足而行非輿則舟然館舫屋船並水遊之具行則
行非飛也頃頃齊飛猪牙是也飛則飛然水陸之異
彼安此危脚亦較讓一步是以居第二流猪牙何盖
以形名之而其步則兔兒走波也似右兩河絕深川

踰淺草達墨河泛々其景中心漾々肩輿則兩尻四
脚猪船則單櫓双臂其用半彼其飛與之上下如二
三之何必肩隨因憶所嘗閱一船兩櫓往時無禁乃
都人舟行非取急而故二三之數櫓偕下徒聞豪華
院本吉原雀曰二挺建三挺建都俗數櫓以挺前日可證

館舫者本富豪之物且其用緊限州火納涼之節屋
船之用特居多于花于雪于月于虫浮於墨河掉於
綾瀨本所羅漢龜戶天神載絲竹以行若佃島若木
場或換釣舟之任納涼烟火固其職也若夫納涼烟
花之盛船料踊貴不啻三倍茶船任舟於鳥乎出而

充遊船之役，然猶非吾貧諸生所買及生們陸沈親當。西似皮矢石間，不能橫觀賦詩也。噫！館屋遊舟之萃，茶任漕船之豐，人皆以知都下繁昌，或不知厥舟糞船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屎糞，一日百漕送之郊野，且成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賦穀膏宜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屎汁浴湯餘流所浸，因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屎溲為糞，未知所謂茶藁朽黍稷茂腐草以糞田疇，且至寒鄉僻地浴湯百洗，須垢浮賦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勞，一滴一粒民之血汗，天下農之為生也，所受田率不過五六反。

和俗語三百
稻麥外且菽且菜，代稼更穡，寸盡地力自苦，不給貸人傭馬，不但此而已。土國城漕加以徭役，噫！以此苦，以此勞，平歲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此衣妻孥，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苟噉此苦，孰肯忍宴樂取急，肩輿豬舡安然上之，無足而飛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土人亦不無以弗知為貴之理，若使人々知之，輟夫尻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昌腐儒或不曾此味，談古非今，說常苦，憂漢上老人今尚徃々有烏髻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與也。儒走說書，抑有何急于嘗聞有醫者，陸未聞有儒者陸。

業昇者名為陸
尺陸之尺皆語

禮云不聞往教為之本非也

漢上
老人况更與以華

之六十杖于鄉未聞與于國

禮不下庶人
生何管

縱有緩急之異

六不謂不出一轍途夫子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錢

五軻數乘
沈思十載

儼然每說

農邦之亦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光圃

四卦不動
執為夫子

吁其謂

不如固是矣但農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託養可乎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舒々此之與以啓行豈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竊恐先生子孫五百歲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郭門譏空輿橋夫苦之間債行人裁以出入乃予所

往典誦小斲嘗誇諸予曰無足而飛錢之所能吾儕

每々無錢而飛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錢而置外府令君等主其管籥孰與子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佞者

三蹊樵夫有詩曰橋夫生計者可歎赤脚奔暑還踏

寒一醺先憑趨士力邪厭磽确行路難家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囊中爛醉客醉客全忘

父兄責鉤々睡熟夢方濃睡者不知擔者役役夫長

醒醉客夢為憐醉客擲金帛橋夫能守寒素即一禪

一笠以孤路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癡不

辭兩雪嘗苦辛，昇去昇來手足龜。前者高呼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双芒鞋三尺泥，自道甯有人莫。
悽君不見百般塵緒人海，卷蹉跎軻優甯臍。
宵讀隨園轎夫詩，妙寫其樣。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寫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救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雁是高，後雁是低。

曉鴉割愛，大將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轎夫，不管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声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恨。
快行郎心軟弱，夫脚健，疾風早已過，數程四肩却給。
醫門，彼万病候春，八脚忙扁鵲，鏡試與中，夢侯門獲。

車睡輒驚一帙，方書兩口，劔青囊紅菓，併盈々轎夫。
思昨流落，妓纖手細腰，昇得輕輕重，難辭客難擇，載
鬼與尸走，縱橫儒人雖輕，却若重。不重不威，學不精。
先生在，與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虛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如扁鵲，榮一妾安。瞻慰老境，万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割愛，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姪何如。
院妓好吟，我爭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窮。
有愧轎生，輻夫不解，百般欲胸，界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樂知多少，半肩輕擔代躬耕。

燕品會

西洋人同秋如豫而能察人事朝鮮蚺蛇長四丈余廣三尺余漢土玳瑁竹城州文飛州

魚尾竹武州蔓鳥頭蠻產堪達爾汗金龜城州產色如黃金黃猫

朝鮮產大如犬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時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

而目之指而斥之非這繁昌都內為得非這太平世

為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

所致然且不與彼書畫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藥

彼病而然欤何但此而已七千藥物如能辨其主治

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藥師同其樣也儒病

佛病無不藥為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井氏

春水來數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藥師訛宜然矣

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苦矣予之文之孟浪

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

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

文區々曷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能如兄等

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為耳前日一

友亦言觸國觸人者蓋亦不少然予豈有意於觸

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

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為有所觸有其所觸必有所病

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諱言幸得藥其病雖世有

病我言者我何病乎二友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田長木太平之澤草木繁滋呈奇狀技
異樣世有所從尚矣寬政年間世甚變百兩金寸莖
千金不啻百兩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閱去
年紀州人攜一異莖來莖大如箸上頭半白初鬻之
十金未數日又轉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獻之於一大諸侯而得三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橐駝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若是乎可謂箇這太平之萬年青矣

江戸繁昌記二篇終

